

孫福熙創作選

春 城

第一則

濛濛醒來，樵之張開眼睛，就見姑娘的面貌，這使他又驚又喜又不知其所以然；因為醒來就見姑娘，確實這夢中也是未曾有過。他的頭枕在姑娘腰間，姑娘是坐着，看他醒來了，就緩緩俯下頭來叫他：「喬！覺得不舒服嗎？」他聽到這聲音確是真的，知道並非夢中，於是睜一睜眼，還是昏昏不知其所以然的伸長嘴唇，向姑娘求乞。這時的兩人嘴唇，原已不隔多少距離，一伸就接觸了！

身體一轉，船身盪漾，樵之經此口唇的刺戟，頭腦大醒，始記起他是在船中，剛纔是睡着了。

坐起身來，一望假山的橋洞在他們的船旁，谿聲淙淙，從遠處流來，從山洞邊流

至船邊。楊柳數株，俯下輕蔭，遮隔午後的驕日，灑在兩人身上；而滿枝滿枝的串串花蕊，香氣薰騰，散在暖和的空氣中，引得蜜蜂們陣陣忙碌。黃鸝婉轉，枝東枝西，相互宣傳他們的無線電音樂。這當時的一切使樵之覺得與其說是興奮，還不如說是寂寞。寂寞？不是妹妹陪在旁邊，從醒陪到睡，從睡陪到醒，而至今還是陪着嗎？這樣一想也就想到他的妹妹了。此時姑娘見他已是大了，就問他說：

「你睡得好嗎？可愛的喬！我擔憂了，但不敢動你。幸虧沒有熟人見到。現在好了嗎？」

「可愛的妹妹，請你原諒我！今天喝酒太多了，昨天還沒有這樣醉。」

「你現在真的好了嗎？」

「真的好了。」

「那末我們再去飲一杯咖啡，再來玩一回。」

樵之舉起睡覺時放下的雙槳，心中緩緩的回憶今天所做的一切。船到岸邊，兩人上岸向敞軒走去，這裏就是他們午餐的地方，也就是樵之喝醉酒的地方。

原來，他們從禮拜堂看了大鐘出來，樵之十分高興，滔滔不絕的與姑娘談將來回中國後的學問事業，於是，姑娘對他說：

「我們到橘園去，那裏可以暢談你的遠大計劃。園中有飯館可以午餐。我出來的時候已經告訴母親，他是不等我們午餐的了。」

兩人同走至市政廳前等候一路電車，正午的大陽與半天的步行使他們精神頓倦着，到了電車中，既有坐位可以休息，且有涼風透進窗來，兩人很是舒適。當車經過姑娘家附近時，姑娘說：

「這是家了。」

「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去一轉？」

「沒有事。」

再過了兩站，就到了公園。下車以後，只見門前大樹滿是新芽，層層堆砌，像是無窮遠大的許多回教堂圓穹，都披了金色與綠色的彩片。這無數的圓頂叢樹，真是春之心的孔雀開屏，春之神的冠蓋旗旌。進門以後，就覺開懷萬分，正中是一個大花

畦，彩色燦爛，如一大花籃，旁邊形形色色，前後左右，各相照應，蓋一片錦繡，都是精選各種花卉排列而成也。花徑圍環，遊人踟躕，俯視地上，乃見滿地繽紛；花開花落，春感春殘，並無嚴密疆界，當此感時，已不掩其殘落。然而逢場作戲，及時行樂，正是人生大道理，人類唯一的美德趁此佳節，趁此好天氣，不管是春深幾分，不管是午餐時節，母攜女，祖攜孫，愛人相抱，夫婦相隨，賞玩這春的滋味。小孩們有的提輕氣球，在微風中飄舞，只怕他脫線而去，所以一步一步一擡頭，管理比自己更活潑更易被春引誘的氣球的脾氣。有的拉小火車，有的拉一隻木馬，為的是也給他們換換橘園中的新鮮空氣。頭後面披一塊薄紗的保姆，手推搖籃，與坐臥着的嬰兒唧唧問答，嬰孩們昂頭張手，想跳起來解釋他們今日所得對於春的了悟。樵之與姑娘也是澈底了悟：人生就是像這春日的毫無拘滯的怒放。園中一個女子雕像，是本地服裝，一隻仙鶴來含女子的籃中的花朵。這就是春的故事了。

他們已走到湖邊了，滿湖春水，浮着幾隻白鷗，來往自如這是誰也看了羨慕的，樵之見岸邊幾隻小艇，於是對姑娘說：